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冰 心 小 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美国三藩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冰 心 小 传

魏春峰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9辑

冰心小传

魏春峰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21—851—X/K·121

定价: 80 元 (全 20 册)

目 录

一、满蕴着温柔的家	(3)
二、问题小说	(21)
三、让世界充满爱	(38)
四、留学美国	(56)
五、北京的新家	(73)
六、从“默庐”到“潜庐”	(88)
七、战后在日本	(96)
八、丹青妙笔写新篇	(102)

欧罗巴洲有句格言：“一个人青春期望的在年老时便能得到丰收。”冰心便是少数几个印证这句话的文学艺术家之一。在绵长的岁月里，她的笔一直忠实地表达着她年青时就思考着的问题：关于童心、关于母爱、关于自然、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故园……也由于她思考得充分，思考得深刻，思考得持久，所以，凡是和她分享过这种思考的人，都敬仰着她，惦挂着她。

透过历史的风云，透过金戈铁马、摧枯拉朽的文学浪潮，我们愈来愈感到冰心先生思想的宝贵。或许，在邪恶、非理性的社会里，冰心先生的“爱的哲学”只是一种幼稚的梦呓，她对儿童的关心、对母爱的赞扬只能是黑夜中的一点星光，然而，一旦我们人类走出了黑暗、邪恶，我们最急需的就是爱：人与人之间的爱，国与国之间的尊重；对孩子们的爱，对父母的爱，对家庭的爱，对社会的爱。我写这本《冰心小传》便想藉着这样一个视角去理解冰心这位世纪老人，通过作品（“问题小说”、“寄小读者”、“默庐”、“潜庐”的创作等），揭示她对生活的渴望，对自己信奉的思想的追求，对艺术的探寻。

冰心从本世纪二十年代登上文坛，一直笔耕不辍，她的作品整整影响了几代人。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家，我爷爷读过她的书，我爸爸是追她书读的一个，我读过她的书，我儿子仍在饶有兴趣地读她的书。和我家庭一样的是当人著名作家张洁一家，她说：“我最早读到的散文是《寄小读者》。我母亲读过她的书，我读过她的书，我女儿读过她的书，我相信我女儿的女儿的女儿还会谈她的书。”像这样一家几代都爱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的例子不多。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冰心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经受了读者的挑剔。往深处说，她的作品之所以能经久不衰，被一代代读者喜欢，是因为冰心在作品中注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情真意浓；是因为冰心作品画面清新，色彩丰富，生气蓬勃，情趣盎然；是因为冰心文采清丽，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散文语言：雅而不俗，丽而不艳，既清新洗练，又流利自然，华美优雅，含蓄隽秀；是因为冰心作品始终关心着人最普遍的问题：亲情、孩童、自然。

应当在此表明的是，冰心老人是深受广大读者爱戴的前辈，我作为一个晚辈，自知不能阅尽其丰富的人生，透解其深邃的思想。因此行文不免有局促、孤陋之处，还望大家指点明教。

一、满蕴着温柔的家

1900年，是二十世纪的第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令多少人关注的新世纪开始。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坐标点上，这一年不知承载了多少屈辱和期望。

曾经是“天朝大国”的清政府，在十九世纪几乎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加速着自身的灭亡。首先朝政的腐败，国力的衰弱，人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接下来的便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政府几乎来不及认清对手，便被迫开启了自己的大门，或割地，或赔款，或给予列强在中国外交、刑事、司法、财政等特权。1900年，西方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以胜利的姿态完结了一个世纪。《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银，当时清政府人口也是四亿五千万，正好人均一两银。

与此巧合的是，冰心在这一年降生了。历史地看，冰心一出生便背负着民族的屈辱。1900年10月，对于北方来讲已是秋风飒飒，凉意袭人，而南方的福州却仍旧温暖如春，繁花盛开。10月5日，在福州（当时还称闽侯县）隆普营的一所大房子里，冰心降生了。父亲给她取了个很典雅的名字——谢婉

莹。婉，顺也，《列子汤问》曰：“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莹：似玉的美石，冥冥中，这似乎隐喻了冰心一生的基调。她的一生都在歌颂美好，抒写爱意，尽管她的一生中经历了洪涛狂暴，然而终未改恬淡、宁静的心境。冰心的出生，给谢家的大房子增添了无尽的快乐。谢家此时已是一个大家庭。冰心祖父谢子修，是当地有名的教师，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生有三个儿子，冰心父亲谢葆璋先生是老三。谢家历史虽然简单，但仍有两条很值得注意的隐线：一是在谢家的家谱上，有谢灵运、谢朓的名字。对于冰心以后的文坛地位来讲，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信息。南朝齐诗人谢灵运，一生寄情山水之间，独抒性灵，别具一格；南朝诗人谢朓，官至宣城太守，是“永明体”诗派代表，一生多写自然景色诗，风格清俊。与先人相似，冰心面对风云多变的社会，她却走了一条与同时代作家吟诵痛苦，揭露罪恶，呼唤抗争不同的路，她更关注爱、大自然、童心。二是谢子修先生的个人经历。谢老先生的父亲本是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因为在家乡过不下去，才离乡背井到福州城学做裁缝。有一次，因为不识字，被人家赖了帐，竟然闹到春节前还无米下锅。谢子修的母亲因此急得自缢，幸亏谢子修父亲发现得早，连忙把她解救下来。痛定思

痛，夫妻俩深感没文化的苦衷，下决心把儿子培养成知书习字之人。于是，谢子修成了一个教书先生。也由于读过书，谢子修才结识了近代著名学者严复，成为严复的好朋友。在冰心父亲谢葆璋十七岁那年，严复回故乡福州招募海军学员，谢子修先生把儿子交给了严复。这一年，冰心父亲谢葆璋告别父母，随严复北上，进了天津紫竹林水师学堂，成了驾驶班的学员。从此，谢葆璋有了一个与时代紧密相联的生活环境。从谢子修破产的贫农父亲到谢子修知书习字，再到冰心父亲谢葆璋成为海军军官，这几乎可以说，谢家正一步步走向兴旺，而与此恰恰相反的是，整个社会却在一步步衰败。为什么谢家的历史能逆历史潮动，充满生机呢？这个中原因自然透解。但事实上，谢家的这种兴盛的家庭机遇，为冰心独具个性的创作提供了沃土。

事实上，冰心出生时，她那福州的大房子已布置得雅致幽静。这所房子有一个很大院落，院子里有一个水池。谢老先生在水池中放养着金鱼，临池而观，可见金鱼在水中游嬉追逐。尽管这个朴素而雅致的大院在冰心以后的生活中极少被提起，似乎未给冰心创作提供太多的灵感，但这仍旧是冰心成长环境重要的注脚。只是因为这个大房子与山东烟台的大海相比，大海更加有诗情画意。“……海是温

柔而沉静……海是超绝而威严……海是神秘而从容，也是虚怀，也是广博……”（冰心：《往事》其一）冰心在这大房子里住了七个月就离开了，随父亲去到了令她一生都歌之吟之的大海边——山东烟台。

我国幅沿辽阔，具有漫长的海岸线。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疏于海防，恐惧大海。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带领群臣一路风尘，来到了胶州半岛的海边，期图渡海去国，到蓬莱仙境。可是，当他看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他退却了。只好策马回首，固守那黄土地上的“阿房宫”。正如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生的感慨：如果我们中华民族“黄色文明”能溶入一些以大海为主的“蓝色文明”，我国五千年的文化也不致于到近代走到僵化，甚至灭绝的边缘。冰心在谈到大海时，有如是说：

……中国的诗里，咏海的真是不多；可惜这么一个古国，上下数千年，竟没有一个“海化”的诗人！（冰心：《往事》其一）

冰心随父亲来到胶州半岛的烟台时，我国的海岸线早已洞开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下。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清政府在外强面前，终于有了对海的新认识。

洋务运动终于把眼光投放了那广瀚的大海，创

建了中国的近代海军。谢葆璋就是这近代海军的优秀军官。他随严复到天津紫竹林水师学堂后，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他顶头上司的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他本人也因学习勤奋、年轻能干而不断被人赏识、提拔。冰心出生时，他已经担任了“海圻舰”的副舰长，萨镇冰先生则是海军副统领兼“海圻舰”舰长。

可以说，谢葆璋先生年少得志，且领时代精神之新潮。令人颇感有趣的是，这位有抱负、新时代的海军军官的妻子竟是父母从小包办说定的。日后谢葆璋和妻子竟未像新时代人们预料的那样生活在死亡的婚姻里，而是相敬相爱，给了冰心一个极具温馨、浓情的家。冰心的父母婚姻形式，曾令一生都倡导妇女解放的冰心本人也极度理性：她一方面鼓励女性追求自我解放，追求自由恋爱，追求幸福婚姻。另一方面，却对父母的婚姻极度珍惜。她对那些反对“贤妻良母”的人极度鄙视，她曾说过像她母亲那样的善良、贤惠的母亲不仅不应该嘲讽，反而应该敬佩和赞美。有许多研究家庭问题的专家也曾有过冰心类似的发现：一个幸福、稳定的家庭，并不意味着两人都恋爱过，婚姻的本质是相互体谅、相互尊敬、相互友爱。如冰心父母的婚姻，他们虽未“恋爱过”，但他们俩人都善良，识体谅人、关心人，

自然便有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和睦和温馨。说到底，婚姻、家庭是人的品质写实。正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在此，我们必须提到冰心的母亲——杨福慈。我们在全文中曾提到冰心的父亲谢葆璋虽生活在不幸的时代却有着幸运的前程。对于冰心母亲杨福慈亦如此。她自幼年少多病，体质羸弱，每天除去做家务，就是看书。她一方面恬静处世，另一方面却有极富敏感、极富感情的天性。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并不多见的有文化的贤妻良母。母亲的这些特质几乎影响了冰心的一生。1919年9月18日，当年仅十九岁的冰心第一次发表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时，曾提出理想的家庭妇女应该是受过教育，有修养，会体贴丈夫孩子的贤妻良母。这其中是否有母亲的影响，答案对研究过冰心的人来说几乎毋庸置疑。冰心发表这篇小说时，正好十九岁。这个年龄正是冰心母亲出阁的妙龄。在这十多年的家庭主妇角色中，杨福慈女士以其贤德、恬淡的人格确立了在子女心中的地位。冰心是杨福慈这对恩爱夫妻的长女，也是父母膝下唯一的女儿。冰心之下还有三个弟弟，虽然也曾有过一个妹妹，但出生几天便夭折了。因此，冰心自然成了父母掌上明珠。冰心曾

听母亲如此叙述过她的童年：

你的弥月到了，穿着舅母送的红绸子的衣服，戴着青缎沿边的大红帽子，抱出到厅前。因看你丰满红润的面庞，使我在姐妹妯娌群中，起了骄傲。（《寄小读者·通讯十》）

作为海军军官的妻子，冰心母亲不知要有多少期盼和辛苦。冰心七个月后，1901年5月，来到了当时远东最繁华城市上海，住在上海昌寿里。因为上海的优越位置，父母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都要在上海停泊几天，这样便利和妻儿团聚。然而，毕竟聚少离多，冰心母亲在享受一年几次的小聚乐的同时，更有着漫长的思念别离的苦楚。尤其是一个人抚育小冰心，那更是“一把心酸泪”，这段生活，有母亲追忆为证：

有一次你病得重极了，地上铺着席子，我抱着你在上面膝行，正是暑月，你父亲又不在家，你断断续续说的几句话，都不是三岁的孩子所能够说的，因为你奇异的智慧，增加了我无名的恐怖，我打电报给你父亲，说我身体和灵魂上都已不能支持。忽然一阵风雨，深忧我的，重病的你，和你疲乏的乳母，都沉沉的睡了一大觉，这一番风雨，把你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接了过来。

在这里有句题外话，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上海，可

以说是中国新思潮的发祥地。研究中国近代的思想的人，都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中国近代出现的有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几乎都曾在上海活动过。他们影响过上海，上海也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之不同的是，后半世纪成为中国文坛行尊的冰心先生在创作上却没与上海有什么特别联系，这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话题。年幼的冰心生活在上海，顾眷的只是那终生难忘的情意浓浓的家。她远离了那些血与火，生与死，挣扎与搏斗的残酷现实。她面对的是那永远也说不尽的母爱；

小朋友，可怪我告诉你们许多事，竟不曾将我的母亲介绍给你。——她是这么一个母亲，她的话句句使做儿女的人动心，她的字，一笔一画使做儿女的下泪！

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幻出种种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

（母亲）用她坚强无尽的爱包围着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

母亲是静美的月亮：“我半夜醒来，开眼看见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稳的在她爱光中睡去。”冰心把母亲比喻成月亮，把

父亲则比喻成太阳：“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这位庄重勇敢的父亲终于1903年到1904年间，结束了海上漂航的生活，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小冰心又跟随父母离开上海，迁居烟台了。

烟台位于胶州半岛东北部，是我国天然良港。烟台虽属北方，但气候却与北方其它地方不同，不但夏季凉爽，冬季也不算寒冷，这里物产丰富，盛产优质苹果。冰心一家经三次迁移，最后落居在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房。新盖的房离海很近，在房子不远有小码头。“父亲的舰长朋友们来接送他的小汽艇，就是停泊在这码头边上。”女作家从此开始了其海边的童年生活。据说，母亲带七个月冰心离开福州第一次面对大海时，竟呀呀地学会了讲“妈妈”一词，这一惊喜的变化曾令冰心父母争论不休，成了冰心学语的一个疑案。如果说，小冰心在上海的爱以妈妈为主，那么来烟台后的冰心却始终沐浴在父爱的阳光中。只要有空，谢葆璋先生便会携带爱女冰心，在海边散步。尤其是在夏日的黄昏，太阳渐沉，阳光洒泼在海面上泛出点点金光，冰心父女就坐在海边的沙滩上，看远处有浓雾散布，依稀可辨芝罘岛，岛上的灯塔间歇地闪着红光。小冰心依偎在慈父怀中，喃喃地说：“爹……烟台的海滨就是美，

不是吗？”这，父亲脸上掠过一阵阴云，慨叹万千：“中国北方海岸好看的港多的是，何止一个烟台？你没有去过就是了。……比如威海卫、大连湾、青岛，都是很美很美的……”其实，年幼的小冰心哪里知道这位中国年轻爱国的海军军官此时正心潮澎湃呢！1894年，他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在邓世昌的麾下同日军作过生死海战，然而，由于腐败的官僚，也由于落后的装备，他的威远舰被击沉了，他侥幸泅水逃生。眼下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我国的优良港口多的是，然而“……那些港口现在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威海卫是英国人的，大连是日本人的，青岛是德国人的，只有，只有烟台是我们的，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不冻港！”

父亲这些满含深情的行动，给小冰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后来曾写有一篇短篇小说《海上》，专门歌颂父爱。文中那位袖子上缀满金丝授带的海军军官，和她父亲极为“类似”。与歌颂母爱圣洁、柔情不同，冰心对父亲的爱，更隐含着对父亲的事业的崇拜之情。她从父亲那里知道“因此，我从小，只热爱童年所在地，‘我们自己的烟台’。”父亲给冰心开启了与母爱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比如父亲带她打枪、骑马，带她到军舰上玩。小冰心因而认识了萨镇冰将军、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

璞上将。这些都为冰心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冰心对父亲的爱，紧紧把她对大海的爱融汇在一起：

父亲啊！

我怎样的爱你，

也怎样爱你的海！

而海，正是冰心一生创作的重要母题。还是冰心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作朋友。”五岁的时候，冰心曾对着大海，坐了三个钟头，令母亲一阵好找。她成年追忆这事，写道：“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冰心这种自幼就无意识地积唤起来对大海的爱恋，后来终于形成了有意识的对大海的颂扬和膜拜，她把自己在大海旁边驰骋的幻想，以及在这些幻想之中蕴藏的哲理的因子，逐渐地凝聚成为对于生活哲理的探求。

冰心把对大海的爱完全溶入了生活，溶进了父亲的爱，也溶进了母亲的爱，甚至溶入了姐弟之间的情怀。

冰心把心爱的三个弟弟，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